

駁

案

彙

編

駭案續編總目

卷一

犯罪發遣偽造赦文假印

朱亞兆

妻罵夫祖父而夫擅殺

鞏會

聽從胞叔管教毆妻以致斃命

許復生

強搶良家婦女姦佔爲妻

張連

自戕奪刀誤戮斃命

田正泰

索討穢罵致忿縊抹二命

張彥

索欠喝毆斃命

孫好仁

竊取行宮物件

張猛

卷二

積匪勒贖高分

烏一虎

索欠搶奪公牛毆傷事主身死

鄭乾彩

在途截搶毆死事主

李啟用

搶奪分贓目擊毆傷事主

劉大

疑賊其毆斃命裝綸移屍

張其隴

刨墳掘棺偷竊二次

桂發科

偷刨墳墓砸破屍棺竊物

徐臘

謀殺幼孩

徐六孜

誤推總麻服姪栽跌身死

王文燦

故殺姪女圖賴族人

夏勝庖

卷三

夫姪行竊指溺擅殺

易蕭氏

出嫁姪女犯姦主使勒死

羅其中

卑幼致小功尊屬傷疾

賈德旺

強姦未成聽從加功致死本婦

馬二疤

男子和姦羞愧拒姦擅殺

孫雙喜

拒姦踢傷雇主身死

邵興

本夫姦所獲姦將姦婦殺死

姦夫到官子諱

佰應瑞

因姦唆訟起意勒死

毛宜概

推溺犯姦卑幼

張明德

同姓捉姦致傷姦夫

馬受貴

毆死姦妻前夫之女

董俊發

卷四

因姦謀殺本夫致死母子二命

王連盛

刁姦挾制害辱自縊三命

楊士魁

屢入圖姦殺命狡俱

趙廣懷

扶制強姦羞忿自縊

徐十

圖姦尋衅起意踢傷勒斃

于二

例非捉姦之人受罵忿縊

商劉旦

挾制誘賣婦女致翁自縊

韓王氏

卷五

囑命服裝自縊致斃

李輝田

捏詞誣控致子自縊

韓兆林

屢受訛詐味遂奪刀回札斃命

李運生

伍次互嚇自毆致命

王朝相

嚇詐致人在縊

鍾子堯

誣並竊午以致杖枷身死

郭彥

因子彼賊誣扳譏伯氣忿輕生

蘇日文

持斧空言放火辱罵其毆致死

劉良能

卷六

挾仇放火延燒因而殺人

連子懸

挾嫌放火折房擋阻斃命

韋敬業

袒獲巡兵抗拒官差因而致斃

魯德昌

新盜棺投首

藍玉貴

謀殺前夫之女圖賴

許燦文

好佔嬖女冤擾拒捕毆差

馬老五

續奸不遂欲行致死誤傷其子

何達棟

圖奸受傷起意報仇指使誤殺旁人

靜祥

聚眾搶奪婦女已成爲從

郭奎蓮

未經成婚先奸忿毆撲毆殞命

梁氏

奸好索錢未給被罵心疑另奸致死

余五妹

假差嚇詐賄縱正賊勒索逼命

何貴

七卷

子姐毆斃翁姑夫匪報及賄和分別擬罪

張楊氏

挾嫌謀殺幼孩部駁仍照十歲以上諭

謝張來

誤殺竊賊之案得以疑賊有因遽予未減

展其花

剽奪物聞拿投首聞擬流徒部駁仍絞

潘友南

謀兵從帝劫並未聲明因起疑飭令殲審擬

余亞喜

挾嫌糾眾搶奪銀錢因匪未逾實經審擬軍

路文經

終

河南司

刑部爲奏審事刑科抄出河南巡撫馬題前
事等因嘉慶八年八月初十日題在案
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本部會同吏部院寺會看
得武安縣逃遣朱亞兆商同楊題名偽造赦文
私雕假印一案先據河南巡撫馬疏稱朱亞
兆籍隸廣東南海縣原犯兇惡棍徒擬軍發配
安徽亳州因在配脫逃被獲改發該縣安置于

嘉慶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到配交地保曹金看
管傭工度日七年二月十五日朱亞兆與同配
遺犯楊題名李澤愛周亞寬陳燕堂卽陳昌緒
各道配所窮苦李澤愛起意逃走朱亞兆等依
以楊題名恐沿路盤詰起意偽造赦文朱亞兆
以文內未蓋印信慮及被人窺破隨赴街上潛
揭該縣告示一張攜回同至朱亞兆所居空廟
朱亞兆將示內年月上印模挖取粘于腐乾之
上用刀照樣雕就假印并買油硃合成印色揚

題名令朱亞兆與陳燕堂分作一起自與李澤
愛周亞寬分作一起又慮配所移會沿途州縣
協緝各改名姓以便抵賴朱亞兆改名黃亞連
陳燕堂改名陳亞六楊題名捏寫赦文二張分
填假名并另製封筒二個各蓋假印將假文封
固其文內書寫係恩赦自乾隆五十七年發配
起至嘉慶六年止准其保釋等字樣十九日早
朱亞兆藏帶假文一角與陳燕堂同路行走楊
題名等亦帶假文另路同逃朱亞兆將面上刺

字挑斃二十一日行至磁州馬頭村內乞食當
經差役追跡拿獲解案訊詳飭審茲據審擬招
解研訊據供前情不諱詰無另有偽造印信及
爲匪不法別情查朱亞兆犯罪發遣與同配遣
犯楊題名等商同逃走因楊題名恐沿途盤詰
起意偽造赦文該犯輒私雕假印鈐蓋文內攜
帶潛逃實屬藐法朱亞兆私雕假印與商同偽
造

制書罪名相等應從一科斷朱亞兆除在配脫逃及

銷毀刺字各輕罪不議外應依詐爲

制書已行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監候等因具題經

臣部查律載詐爲原無制書施行不分首從皆斬監候詐爲州縣官衙門文書者爲首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僞造諸衙門印信爲首雕刻者斬監候造而未成者減一等註云形質相肖而篆俱全者謂之僞造惟有其質而文不全者謂之造而未成各等語誠以

制書如詔赦勅諭之類若原無而胆敢詐爲實屬頑

法故律以百從皆斬所以重王言而肅法紀也

至本有

恩赦之時希冀免罪詐爲釋放字樣雖文內敘有
恩赦究與憑空捏造

制書者不同自應仍照詐爲文書定擬至于偽造印
信亦應驗其文質是否俱全按律分別科斷期
無枉從此案逃遺朱亞兆與未獲之同配軍犯
楊題名等商同逃走楊題名恐沿途盤結起意
偽造赦文朱亞兆以文內未蓋印信慮及彼人

窺破隨潛揚該縣告示印模雕就假印楊題
卽捏寫赦文二張封筒二個各蓋假印將假文
封固朱亞兆與楊題名等攜帶假文分路逃走
朱亞兆旋被拿獲該撫以朱亞兆私雕假印
制書罪名相等將該犯依詐爲

制書律不分首從擬斬監候詳閱原題內稱查驗已
獲假文封套有蓋用假印封面上開河南武安
縣移廣東南海縣開拆因被水浸濕殘破不全
內惟准放面上起字及遵赦發回各字樣並該

犯供稱記得假文內書爲

恩赦自乾隆五十七年發配起至嘉慶六年止准其
保釋不得騰那阻滯卽驗放行等語是朱亞兆
等所造假文係詐爲該縣給發釋放回籍沿途
驗放之公文並未假造詔赦勅諭應依詐爲州
縣文書糾斷該犯私雕假印爲首應治其僞造
印信之罪乃該撫以起驗假文內

恩赦字樣遽將該犯依詐爲

制書定擬實未允協准僞造印信亦應驗明假印篆

文是否俱全分別核辦查閱供招內有令該犯
當堂雕刻篆文與所蓋假印無異之語其所雕
篆文是否文質俱全未據看內分敘明晰是偽
造印信自應將驗明該縣印篆相同之處聲說
確實方可照已成治罪以昭核實案關罪名生
死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提
集犯証研訊確情並驗明假印篆文是否俱全
與該縣印信果否相同按例妥議具題到日再
議等因嘉慶八年閏二月十二日題十八日奉

有部駁甚是依議欽此行文該撫去後茲據該撫疏
稱接准部咨提犯來省飭委開封府莊蒞民等
審驗明確擬議招解研訊據供前情不諱查驗
試雕假印腐乾篆已乾縮篆文不全至起獲殘
缺偽文封筒所蓋假印篆文參差與該縣印篆
不同查朱亞兆商同楊題名于本有

恩詔之時希冀免罪詐爲

恩赦釋放究與平空捏造

制書者有間至假印篆文亦與該縣印信不同自應

遵照部駁改擬朱亞兆除詐爲州縣衙門文書
及起意僞造印信未成並銷毀刺字各輕罪不
議外應依例發遣爲奴等因具

題前來 查此案先據該撫將朱亞兆依詐爲

制書律擬斬監候具題經臣部以本有

恩赦之時希冀免罪詐爲釋放字樣文內敘有

恩赦字樣究與憑空捏造

制書者不同自應仍照詐爲文書定擬至所雕篆文
是否文質俱全與該縣印信果否相同按律分

別科斷期無枉縱駁今覆驗委審去後今既據
該撫覆驗明確該犯所雕假印篆文不全起獲
殘缺偽文封同所蓋假印篆文參差與該縣印
篆不同將朱亞兆改擬發遣具題臣部查核情
罪相符應如該撫所題朱亞兆除詐爲州縣衙
門文書及起意偽造印信未成並銷刺字各輕
罪不議外應依充軍常犯調發至極邊烟瘴充
軍脫逃者改發黑龍江等處爲奴例發吉林給
披甲人爲奴照例面刺地名及逃軍字樣并補

刺所毀之字該撫前疏內稱該犯逃後並無行兇爲匪及知情容留之人應毋庸議地保曹金訊非受賄故縱卽該犯私雕假印亦不知情惟失於覺察防範實屬不合未便以犯經限內拿獲稍爲寬縱曹金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個月滿日折責三十板逸犯楊題名等嚴緝獲日另結假印業經毀棄應免查起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逸犯楊題名等應令該撫速飭嚴緝務獲審擬報部至此案由遣罪失

入錯擬斬候職名未據該撫隨案查取應令該
撫卽行查取各職名送部議處再該撫疏稱此
案該犯等偽造

赦文私雕假印均係該縣自行拿獲究出所有失察
職名應否邀免相應聲明聽候部議所有永審
遲延逾違分限一月以上職名係署武安縣知
縣覺羅普寧審轉遲延逾違分限不及一月職
名係彰德府知府伍靈阿相應一併開參等語
吏部查定例官員承審事件遲延違限不及一

月者罰俸三個月等語查此案偽造

赦文私雕假印係該縣自行拿獲應自嘉慶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獲犯之日起扣至四月二十一日縣審分限屆滿於七月二十三日解府該府于該縣解府之日起扣至八月十三日限滿于九月十五日解司除解省程限計逾限不及一月除承審遲延之武安縣知縣覺羅普寧已經病故應毋庸議審轉遲延逾限不及一月之彰德府知府伍靈阿照例罰俸三個月再查此案該

犯朱亞兆依律擬遣該撫錯擬斬候擬罪失入
之承問核轉各官均有處分應令該撫查取職
名咨送吏部查議等因嘉慶八年十二月初五
日題初六日奉

者依議欽此

山東司

據原任山東巡撫和 公稱城武縣民輩會毆
傷伊妻崔氏身死一案緣輩會娶崔氏爲妻嘉
慶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輩會之祖父輩燦與
與隣人孔傳賓等在門首閒談崔氏囑輩燦與
抱其幼子輩燦與因欲赴集用言回覆崔氏肆
罵輩燦與聽聞不依輩會將崔氏喝罵崔氏不
依頂撞輩會氣忿順用小木凳毆傷崔氏偏左
倒地經隣佑孔傳賓等勸開輩燦與被罵不甘

投地保進城稟究詎崔氏至二十二日夜因傷
殞命並行報縣驗訖通詳飭審研鞫據供前情
不諱詰無起衅別情查冀會因妻崔氏將其祖
父輩燦與辱罵氣忿毆傷先經輩燦與於當時
投明地保正欲稟究崔氏旋即因傷致斃是以
並行呈控到案復又逐細供明實與親告無異
且質之隣証孔傳賓等均係在場聽聞而屍屬
崔昌宗等於崔氏生前詢明認罵屬實是其為並
非捏飾更無疑義自應按律科斷將輩會依妻

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擅殺死者杖一百律
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崔氏將夫之祖父罵詈本
應律擬業已身死應毋庸議等因咨部經臣部
查律載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又妻妾因罵夫
之祖父母父母而夫擅殺死者杖一百語云祖
父母父母親告乃坐又例載秋審可於人犯內
如子婦不孝詈罵翁姑其夫忿激致死者照免
死減等例再減一等發落等語誠以夫之殺妻
或因其妻詈罵翁姑或爲別故起畔罪名輕重

懸殊在祖父母父母溺愛子孫無不希圖避就
故於詈罵翁姑之案必須親告乃坐若詈罵翁
姑雖亦屬寔其親並未親告被夫致死仍應按
律擬抵秋審時自有區別辦理之條所以杜捏
飾而重人命也此案據該撫咨稱輩會之妻崔
氏因囑夫祖輩燦興抱其幼子輩燦興回覆崔
氏肆罵輩會聽聞氣忿取小木凳毆傷崔氏偏
左輩燦興被罵不甘投知地保正欲稟寃崔氏
卽於次日殞命等語查崔氏辱罵夫祖係二十

一日之事聶燦與果已投明地保何以當時不
卽稟究直待二十二日崔氏身死之後至二十
三日始行一同報官是崔氏之辱罵夫祖雖經
聶燦與於到案之後逐細供明卽質之隣証屍
屬供亦相同第聶燦與究未當時告官自不得
坐崔氏以應死之罪轉寬聶會以絞抵之條卽
云該氏罵罵夫祖屬是亦應俟秋審時再行區
別辦理今該撫以聶燦與正欲稟究該氏旋即
因傷致斃到案逐細供明寔與親告無異將聶

會依妻罵夫之祖父而夫擅殺律擬以清杖殊未允協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等因咨駁去後茲據該護撫陳疏稱行據該縣確審招解研訊供認前情不諱並據鞫報與供明被崔氏言罵伊孫將崔氏毆傷後因往我地保黃克儉未遇二十一日午後我見黃克儉告知情由黃克儉前往看明因晚未及進城擬俟次早赴縣具稟適崔氏即於是夜殞命是以一併稟報質之地保黃

克儉亦無異詞查崔氏冒罵太祖雖經鞫與
於到案時供明質之隣証屍屬供亦相同第鞫
燦與究未於崔氏永死之前告官不便因其先
經投知地保卽同親告寬鞫會以絞抵之條將
鞫會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護撫所題 鞏會應改依 歐

不及進城適崔氏於是夜身死是以一併稟報
並非有心玩悞應予免議等語應免其置議

再該護撫疏稱所有此案錯擬遵駁更正職名
係城武縣知縣程才濂率轉職名係前署曹州
府知府王旭載相應開報該縣程才濂業已病
故前署府王旭載因已卸事無從遵改現經後
官更正應聽部議等語

查定例官員承問將應擬斬絞人犯錯擬軍流
以下者府州縣官降一級調用又定例督撫具

題事件內有律例不符部駁再審覆審各官遵
駁改正原審律例不符者照失出例減等議處
例應降級調用者減爲照所降之級留任等語
除原擬錯之城武縣知縣程才濂已經病故毋
庸議外此案前署曹州府王旭載于應擬絞罪
人犯錯擬杖罪奉部駁飭另議因該員業經卸
事經後官遵駁改正其原擬錯悞之處仍應照
例減等議處應將前署曹州府事曹州府同知
王旭載照例于現在內降一級留任有加二級

應銷去加一級抵降一級免其降級等因

嘉慶八年五月二十九日題六月初一日奉

旨鞏會依議應統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西司

一起爲報明事刑科抄出陞任山西巡撫伯
題前事等因嘉慶九年六月初九日題七月十
八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本部會同院寺會看得虞
鄉縣民許添明主使許復生毆傷許陳氏身死
一案據陞任由西巡撫伯麟疏稱緣許添明係
許復生胞叔同居過度許陳氏係許復生之妻
結禍三載和好無嫌嘉慶八年九月十七日早

許陳氏打破瓦盆許添明將其訴說許陳氏不服頂撞當時伊姑許楊氏喝阻至二更時許復生趕集回家許添明告知情由囑令管教許陳氏聽聞在房撒潑囔罵許添明氣忿主使許復生毆打許復生進房閉門用拳毆傷許陳氏額頭左眼胞許陳氏欲開房門許復生在許陳氏身後用手爬住項脖扳拉以致指用掐割傷許陳氏咽喉許陳氏扳住門門不放許復生又用拳連毆其脊背許陳氏順取門旁簾板轉身撲

毆許復生奪獲簾板毆傷許陳氏左右手皆許
陳氏哭罵許復生將其合面按倒用簾板戳傷
許陳氏腦後許陳氏益肆辱罵許復生復用鞋
底毆傷許陳氏左右腰眼並碰傷左額角墊傷
右膝復經許添明喝阻歇手許陳氏移時因傷
殞命報驗屢審供認不諱詰非商謀有心致死
查許復生毆妻許陳氏致死係聽從胞叔許添
明主使下手應以主使之人擬抵將許添明使
尊長毆卑幼之婦至死律擬絞監候許復生依

聽從下手律減等擬流等因具

題前來 查律載威力主使人毆打至死者以主

使之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等語誠以威力主

使重在威力二字必其人實有可畏之威爲所

使者原無毆人之心有迫于不敢不從之勢故

以主使爲首下手爲從所以懲豪強而肅法紀

也此案許添明因姪媳陳氏打破瓦盆訴說其

非陳氏不脹頂撞經氏姑楊氏喝阻迫氏夫許

復生外出同歸許添明告知情由囑其管教陳

氏聽聞撒潑鬻罵許添明氣忿令許復生毆打
許復生進房閉門疊毆陳氏多傷許添明喝阻
歇手移時殞命詳核案情許添明因陳氏不服
頂撞復撒潑鬻罵囑令許復生毆打原爲管教
起見既與倚恃威力主使毆打者不同許復生
於潑罵尊長之妻正當按理訓責不待伊叔主
使是下手者已不得謂其本無毆人之心迨許
復生閉門疊毆之時許添明在於門外並非在
場目擊又未聞出言逼毆有何威力可畏而許

復生輒將陳氏疊毆多傷尤與迫于威力不敢
不從者迥別况許復生毆傷伊妻如果迫于叔
命勉從下手其毆情必不至如是之兇且許添
明始雖囑毆旋卽在門外喝阻其並無恃威主
使之心更可概見乃該撫遽憑許添明令姪毆
打一語卽律以主使爲首之條而轉將疊毆多
傷之許復生僅科下手爲從之罪實囑輕重倒
置案關生死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
委實員提集犯証研訊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

議等因嘉慶九年十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欽遵題駁去後茲據山西巡

撫同 疏稱接准部駁隨卽檄提二人証到

省飭委太原府知府慶格會同新任大同府知

府陸香森遵照部駁情節逐一隔別研訊緣許

添明因姪媳陳氏打破瓦盆村說其非陳氏不

服頂撞經氏姑喝阻追氏夫許復生回歸許添

明告知情由令許復生毆打陳氏聽聞囑罵許

復生疊毆多傷旋卽殞命該犯並非有心致斃

實由許添明囑令毆打管教所致誠如部駁應
改依許復生擬抵將許復生依例擬絞監候等
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撫所題許復生合依夫毆
妻致死者絞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
許添明因姪媳陳氏打破瓦盆事屬細故並不
善爲理說輒令伊姪許復生疊毆致斃殊屬不
法許添明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
個月滿日折責三十板許楊氏因媳陳氏不服

許添明管教出言頂撞經該氏聽聞喝阻例得
訓斥應毋庸議許陳氏打破瓦盆經許添明數
說其非反行頂撞違伊夫許復生回歸復敢囂
罵本干律擬業已被毆身死亦毋庸議無干省
釋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再該撫疏稱所
有承審錯擬職名俟飭取到日另行咨參等語
俟飭取到日吏部再行核議等因嘉慶十年三
月初五日題初七日奉

旨許復生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河南司

刑部爲飭委事刑科抄出河南巡撫馬題前
事等因嘉慶八年八月十七日題九月二十八
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本部會同吏部兵部院寺
會看得永城縣客民張連糾衆強搶趙氏姦佔
一案先據河南巡撫疏稱緣張連籍隸安徽
宿州賣烟營生與已獲永城縣人閆三江蘇肅
縣人梁添桂及未獲之宿州人徐欽周成劉得

勝甘亮劉大壯馮八馮守義各相認識有原籍
江蘇沛縣張建攜弟張如夫婦在永城苗村橋
賃居張端住房搭棚賣茶張連常往飲茶彼此
相識嘉慶七年正月間張如病故遺妻趙氏與
張建同居張連稔知欲娶為妻央人說合張建
未允張連生氣起意捏造婚書糾眾強搶先囑
素識賣烟之江南人劉德勝捏寫婚帖攜帶身
邊三月初九日張連與徐欽門三甘亮劉大壯
周成梁添桂馮八馮守義會遇張連聲稱伊已

聘定趙氏爲妻立有婚帖今因張連翻悔欲往
搶親央徐欽等相幫並將婚帖出與看視徐欽
等見有婚帖信以爲寔俱各允從卽于是夜一
夥九人張連執持燈籠餘皆徒手路經閭三住
處張連借得軟牀一張攜至張建屋東空地停
放留劉大壯周成馮八馮守義梁家桂在彼看
守自與徐欽閭三甘亮同抵張建門首張連恐
張建識破候于門外向徐欽等指定趙氏臥房
入室架搶徐欽卽推開屋門與閭三甘亮入室

趙氏驚起門二即將趙氏拉出門外交與張連
趙氏聲喊張建起而吆喝被甘亮推跌倒地張
連將趙氏架至牀上徐欽甘亮劉大壯周成一
齊扛抬送至張連家中各自走散張連隨將趙
氏嚇禁聲張強逼姦汚維時張建被推昏暈醒
後追趕無踪次日即往江南查尋下落未及報
官旋經宿州拏獲張建訪聞呈報關提訊詳緝
審竊據審擬招解研訊據各供認前情不諱查
律載強登良家妻女姦汚爲從之犯應照爲首

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如被逼誘隨
行止于幫同扛抬照未成婚減絞罪五等杖七
十徒一年半又查嘉慶七年六月奉准刑部奏
定通行嗣後除用強求娶及並未夥眾但強賣
與人爲妻妾者仍照本例辦理外其有聚眾夥
謀入人家內搶奪婦女一經搶獲出門卽屬已
成應與搶奪婦女轉賣或自爲妻妾及被姦汚
者均與光棍無異爲首應擬斬立決爲從幫搶
者擬絞監候各等因遵照在案此案張連因張

建不允將趙氏許給爲妻捏造婚書寅夜夥衆
入室強搶嚇逼姦估情同光棍應照例定擬將
張連依聚衆夥謀八室內搶奪婦女爲首例
擬斬立決等因具題經臣部詳核案情張連欲
娶趙氏爲妻央人說媒未允起意捏造婚書糾
衆強搶是因先有謀娶之心央人說合未允方
捏婚書藉以糾衆搶氏過門究與素無瓜葛憑
空夥搶情同光棍者不同其強逼成姦卽屬強
估自應按強奪人妻女姦估爲妻妾律擬以絞

候今該撫將該犯遵照新例擬以斬決核與律
例俱未允協惟是央人說媒一節係此案緊要
關鍵該犯究央何人爲媒該氏家如何未允有
無證據必須訊有確據方無枉縱罪關斬決絞
候攸分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研訊確
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嘉慶八年閏
二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行文該撫去後茲據該撫疏
稱接准部咨提犯來省飭委開封府莊莊民等

會審據張連供稱因見趙氏少寡圖娶爲妻先
煩同鄉賣布人李四向張建說媒張建因弟死
未及百日趙氏又不願改嫁是以未經允許質
之張建供亦相同由署按察使事糧鹽道何銑
審擬招解前來研訊據供前情不諱查張連娶
趙氏爲妻央李四說媒不允卽假捏婚書糾眾
貨衣入室強搶姦污該縣府因張連央人說媒
業經張建覆絕未便以媒合空言卽指爲素有
瓜葛是以遵照新例問擬斬決茲覆加確核張

連央媒謀娶現有証據後因張建不允始糾眾
搶奪姦污似與馮空夥搶者不同將張連依律
改擬絞監候問三等仍照原擬流徙等曰具

題前來 查此案張連圖娶張建孀居弟婦趙氏
爲妻既據該撫覆核明確張連央媒謀娶現有
証據後因張建不允始行糾搶姦污究與馮空
糾搶者不同將張連依律改擬絞候具題二部
查核情罪相符應如該撫所題張連應改依強
搶良家妻女姦佔爲妻妾者絞監候二擬絞監

候秋後處決該撫旣稱閭三隨同入室首先一
搶趙氏出院應仍照前擬依強搶良家妻女姦
佔爲從之犯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杖應杖一百
流三十里梁添桂被誘隨行復幫同在外看守
亦仍照原擬照被誘隨行止于幫同扯抬杖七
十徒一年半例應杖七十徒一年半各到配所
折責安置閭三梁添桂是否親老丁單飭縣關
催各原籍取結關覆到日另詳辦理張趙氏業
已病故應毋庸議李四並免查傳徐欽等飭緝

一日另結又前疏內稱地保梁希孔失千二二
並非有心諱匿應照不應一律杖八十折責三
十杖二役一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其擬以
流徒之閭二梁添桂是否親老下單應令該二
一飭關一明確取具各結分別辦理逸犯一欽
一應令該撫飭緝務獲審擬另結一該一前疏
內稱此案搶奪婦女一夥九人十疎防限內經
他人捕獲首犯一名從犯一名日從緝獲從犯
一名尚有從犯六名未獲二取疎防職名另行

門參所有承審遲延逾違分限不及一月職名
係永城縣知縣鄭大謨相應附參等語除此案
搶奪婦女一獲首從尚未過半文武疎防各職
名應俟該撫二明另參到日再議承審遲延之
前任永城縣知縣鄭大謨已經病故毋庸議外
至該犯張連例應絞候該撫錯擬斬決承問失
入之承審核轉各官俱例有處分應令該撫二
取各職名咨送吏部再行查議等因嘉慶八年
十二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

旨張連依擬應統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直隸司

一起爲報明事先據直隸胡 咨稱順義縣民
人田正泰持刀自戕過失致傷苑成身死一案
查田正泰因開肉舖折本憂懷莫釋經苑成種
遇勸解令苑成赴工欲行持刀自戕被苑成瞥
見在於身後抱住胎膊奪刀該犯身向前挣苑
成往後力撲以致戳傷苑成左脇斃命事在倉
猝兩不提防正與過殺律內所謂耳目所不及
思慮所不到初無害人之心而偶毆殺人之律

註相符田正泰拜認苑成之父苑文興爲義父
並非過房義子可比與苑成更無名分田正泰
合依過失殺人者准鬪殺罪依律收贖追取贖
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付屍親收領以資營葬
該犯既依過失殺收贖毋庸取結詳請留養餘
屬無干概行省釋擬合咨達等因經本部查過
失殺人准鬪殺律收贖之條必因其殺人之事
出於意計之外不在聞見之中方爲過失若執
持金亦堪以殺人之具而其殺人之事又在耳

目所及思慮所到則與過夫之律義迥殊自難
濫引科斷以致案有枉縱此案田正泰因開猪
肉舖虧折心生焦急適回家被伊祖母唐氏查
知情由向其埋怨該犯悔恨出門途過苑成告
述前情苑成卽同至伊舖解勸田正泰心萌短
見勸令苑成赴工卽進屋執持屠刀欲行自盡
苑成轉身瞥見趨至田正泰背後連膑膊抱住
勸阻田正泰右手持刀直垂藏匿苑成向奪田
正泰將刀換在左手刀尖向後聲稱並未持力

身向前掙死成撲抱致刀尖戳傷苑成左脇殞
命該督將田正泰依過失殺人律收贖等因咨
部詳核案情田正泰右手持刀欲行自戕苑成
趨至拉住胎膊勸阻是田正泰已明知苑成在
於身後並非耳目所不及迨苑成向伊奪刀復
將刀換在左手身向前掙死成在後力撲田正
泰既知刀可自戕豈不知亦可戕人乃轉將刀
尖向後致戳斃命更非思慮所不到卽謂苑成
之死田正泰殺出無心總難以過失殺論也乃

該督據該犯自盡之供卽覓其殺人之罪揆之
情法殊未允協案關罪名出入本部未便率覆
應令該督另行按律妥議到日再議等因咨駁
去後茲據直隸總督咨稱遵照部駁覆加研鞫
如奉駁田正泰右手持刀欲行自戕經苑成趨
至抱住胎膊勸阻是田正泰已明知苑成在于
身後並非耳目所不及迨苑成在後力摟田正
泰旣知刀可自戕豈不知亦可戕人乃轉將刀
尖向後戳傷斃命更非思慮所不到一節訊據

田正泰供稱嘉慶四年三月十八日伊因開張
肉舖折本心生焦急回家食飯復被伊祖母田
唐氏查知埋怨伊益悞悔不食而出適遇苑成
見其面帶憂容向其查問伊卽告述前情并稱
這樣日子不如死了苑成同伊至舖解勸伊因
愁悔莫釋卽萌短見因苑成在跟前不得下手
稔知苑成在王洪義家修房囑令苑成赴工隨
卽執持屠刀正欲自戕適被苑成轉身瞥見趨
至背後將伊左右胳膊抱住勸阻時伊右手持

刀頭往下倒垂苑成在伊身後復用右手向伊
奪刀伊將刀急忙遞過左手左手接掌刀柄意
在隱藏不合奪獲聲稱並未執刀令苑成放手
因苑成緊抱不放伊卽身往前掙計圖掙脫自
戕不期苑成又在伊身後用力一攔時因刀刃
向後以致刀尖斜挫苑成左脇戳傷斃命并稱
伊豈不知刀可自戕亦可戕人時因心中慌亂
計不及刀刃向後伊往前掙不料苑成在伊背
後用力一攔以致挫戳受傷身死實是意想不

到之事苑成阻其自盡係屬好意並未與之鬪
毆委非有心致死等語覆詰不移委無遁情查
過失殺律註內載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或
共舉重物力不能制損及同舉物者皆准鬪殺
傷罪依律收贖等語細釋註義蓋共舉重物是
彼此均屬耳目所及其力不能制損及同舉物
者卽係思慮所不到誠以案情百出律難悉載
恐致泥於一端故不厭分晰註疏使凡遇無心
致殺旁人之案有一于此皆得引用律順人情

見於言外此案田正泰手持屠刀欲行自盡苑
成從後抱住其兩胳膊勸阻兩人均無爭鬪之
情迨後該犯身往前掙計圖脫身自戕不期苑
成用力往後一擣因刀亦向後以致刀尖撞戳
左脇受傷殞命是田正泰雖執刀在手而擣戳
由於苑成用力一擣則非該犯耳目之所及卽
非該犯思慮之所到正如大部所謂殺人之事
出於意外不在聞見之中爲過失之語相符該
犯並無爭鬪情形亦與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

殺人之律註相合惟是現奉部駁以苑成之死
田正泰殺出無心總難以過失殺論第查無心
致斃旁人之案止過失殺誤殺兩項而誤殺倒
內僅有鬪毆而誤殺旁人之條並無因自戕而
誤殺勸阻之人作何治罪明友若將該犯問擬
鬪殺之罪而該犯與苑成並無鬪毆之情若將
該犯律以誤殺旁人之條而該犯既無另有相
鬪之人則苑成摟抱該犯亦不得謂之旁人是
無心致斃之情供証甚明而誤殺之罪律例終

無正條所有田正泰一犯可否仍照過失殺定
擬抑或另有治罪並應引用何例辦理之處自
應詳請咨請大部核示以便遵照等因前來查
過失殺傷人條內所載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
到或共舉重物力不能制損及同舉物者皆准
關殺傷罪依律收贖各等語蓋以共舉重物力
不能制因其不由自主以致損及同舉之人雖
耳自所能及實思慮所不到與初無害人之心
而偶致殺人之律註相符是以准依過失殺論

至自盡之事惟恐人知多係乘人不及知覺之時潛行短見從未有經人勸阻轉致誤殺歡阻之人者例內止有鬪毆而誤殺旁人之罪並無因自盡而誤殺旁人之條理所必無故案不經見此案先據該督以田正泰持刀自戕致傷苑成身死將田正泰依過失殺人律收贖等因咨部經本部咨駁去後復據該督咨稱田正泰因開肉舖折本憂懷真釋經苑成撞遇解勸田正泰心萌短見因苑成在前不能下手勸令苑成

赴工隨即持刀欲行自盡因苑成在伊若後將
左右胳膊抱住勸阻時伊右手時刀頭往下垂
藏匿苑成用右手向奪伊將刀遞過左手因苑
成緊抱不放伊身往前掙不期苑成又在伊身
後用力一撲因刀刃向後致刀尖斜並苑成左
脇戳傷身死該督援引其舉重物之條謂彼此
均屬耳目所及尚可照過失殺收贖田正泰雖
執刀在手而挫戳由於苑成往後用力一撲并
該犯耳目所及即非該犯思慮所到等語查田

正泰如果有欲死之心儘可俟苑成走後再圖
自盡如云刻不欲生追苑成被戮後斯時旁無
勸阻之人何又轉行中止是該犯意圖自盡之
供已難憑信至苑成在該犯背後連胳膊抱住
如經釋手忽又猛然用力從後一搜尚可信爲
田正泰耳目思慮所不到今旣稱苑成緊抱不
放是始終並未釋手何忽又稱苑成從後力撲
致該犯不及提防卽指爲耳目思慮所不到之
處是所稱苑成從後力撲一節尤涉扭合且手

與身隨該犯既稱身往前掙其時手必隨身向前則手中之刀卽不能轉向後戳乃該犯於右手持刀之時既慮刀被奪去將刀頭下垂而於左手接刀之後豈不顧身後有人又將刀尖後向總之刀本可以殺人之具又係輕而易舉之物刀在一人之手悉皆可以自衛迥非兩人共舉重物力難自制者可比況原驗傷痕深至透膜腸出當晚殞命卽使並非有心致斃而傷痕深重死未越日其爲因斃成抱住奪刀該犯掙

扎不脫因而嚇扎鬪情顯然在兇犯卽不無一
綫可原而在死者亦豈忍使之沉冤莫雪今該
督仍聽該犯心慌誤撞並無鬪情之供復稱例
內僅有鬪毆而誤殺旁人之條並無因自戕而
誤殺勸阻之例將曰正泰一犯可否仍照過失
殺定擬抑或另有治罪之處咨請核示犯供旣
多狡展引新郎涉游稔應令該督另委賢員虛
衷研鞫務得確情另行按例妥擬到日再議可
也

刑部爲報明事刑科抄出直督顏 題前事等
因嘉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題六年二月十二
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本部會同院寺會看得先
據原任直隸總督胡 咨稱查田正泰因開肉
舖折本憂懷莫釋苑成撞遇勸解令苑成赴
工欲行持刀自戕被苑成瞥見在于身後抱住
胎膊奪刀該犯向前掙脫苑成往後力撲以致
戳傷苑成左脇斃命事在倉猝兩不隄防正與

過失律內耳自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初無害人之心而偶致殺人之律註相符田正泰拜認苑成之父苑文興爲義父並非過房義子可比與苑成更無名分田正泰合依過失殺人者准鬪殺罪依律收贖追取贖銀十土兩四錢二分給付屍親收領以資葬葬該犯旣以過失殺收贖毋庸取結詳請留養餘屬無干概行省釋擬合咨達等因經臣部詳核案情駁令該督另行妥擬等因嗣據該督咨稱遵照部駁覆加研鞫如

奉駁田正泰右手持刀欲行自戕苑成趨至抱
住胎膊勸且田正泰已明知苑成在於身後並
非耳目所不及迨苑成在後力摟田正泰既知
刀可自戕豈不知亦可戕人乃轉將刀尖向後
戳傷斃命更非思慮所不到一節訊據田正泰
供稱嘉慶四年三月十八日伊因開舖折本心
生焦急復被伊祖母田唐氏埋怨伊益懊悔不
食而出適遇苑成查問伊卽告述前情并稱這
樣日子不如死了苑成同伊至舖解勸伊因愁

悔莫釋卽萌短見因苑成在跟前不得下手稔
知苑成在王洪義家修房囑令苑成赴工隨執
持屠刀正欲自戕適被苑成轉身瞥見趨至背
後將伊左右胎傳抱住勸阻時伊右手持刀頭
往下倒垂苑成在伊身後復用右手向伊奪刀
伊將刀急忙遞過左手左手持拿刀柄意在隱
藏不令奪獲聲稱並未執刀令苑成放手因苑
成緊抱不放伊卽身往前掙計圖掙脫自戕不
期苑成又在伊身後用力一搜時因刀刃向後

以致刀尖斜挫死成左脇戳傷斃命並稱伊豈
不知刀可自戕亦可戕人時因心中慌亂計不
料及刀亦向後伊身往前掙不料苑成在伊背
後用力一摟以致挫戳受傷身死實是意想不
到之事苑成阻其自盡係屬好意並未與之鬪
毆委非有心致死等語查此案田正泰手持屠
刀欲行自戕苑成從後抱住其兩胳膊勸阻兩
人均無爭鬪之情迨後該犯身往前掙冀圖脫
身自戕不期苑成用力往後一摟因刀亦向後

以致刀尖挫戳左脇受傷殞命是田正泰雖持
刀在手而挫戳由于苑成用力一擣則非該犯
耳目之所及卽非該犯思慮之所到所有田正
泰一犯可否仍照過失殺定擬咨部核示等因
復經臣部以犯供狡展引斷游移駁令再行審
擬茲據該護督疏稱如奉部駁田正泰如果有
欲死之心儘可待苑成走後再圖自盡如云刻
不欲生迨死成被戳後斯時旁無勸阻之人何
又轉行中止是該犯急圖自盡之供已難憑信

薙成在該犯背後連膑抱住如已經釋手忽
又猛然用力從後一摟尚可信爲田正泰耳目
思慮所不到今既稱薙成緊抱不放是始終並
未釋手何忽又稱薙成往後力摟致該犯不及
隄防卽指爲耳目思慮所不到之據是可稱薙
成往後力摟光涉扭合況原驗深至透膜腸出
卽便並非有心致斃而傷痕深重死未越日其
爲因薙成抱住奪刀該犯掙扎不脫因而嚇戮
鬪情顯然一節訊據田正泰供稱嘉慶四年三

月十八日伊因開設肉舖虧本心生焦急迫回家食飯又被祖母唐氏埋怨益加懊悔輒萌短見憶及舖內無人可以自盡隨未食飯徑往舖中途遇苑成詢其因何面帶愁容伊告述前情隨一同至舖苑成向其解勸伊因苑成在旁難以自盡隨令苑成赴工送出門外轉身進舖拿起屠刀正欲自戕適苑成轉身瞥見從伊背後抱住勸阻並非不待苑成出舖卽行持刀自戕迫後誤將苑成戳傷伊因苑成抱勸係屬好意

以致誤傷心實難安急欲圖救護自盡之心反
行中止至苑成將伊兩胳膊抱住向伊奪刀苑
成原未鬆手伊恐刀被奪去將刀遞過左手心
急掙脫未經顧及刀尖前後卽身往前掙苑成
恐伊掙脫自戕卽乘伊前掙之勢用力將伊往
後一樓該犯身往後仰時刀尖向後以致不及
隄防誤將苑成左脇戳傷斃命實出意料之外
委無因掙扎不脫有心嚇戮情事如果另有別
情則苑成未死時苑成之父苑文興曾向苑成

查詢苑成豈有匿不訴知等語覆詰不移委無
遁飾查田正泰因持刀自戕被苑成抱勸奪刀
該犯圖脫前掙詎苑成往後力攬時刀尖向後
以致誤戳苑成斃命前因戳傷並非起于鬪毆
由于苑成勸解力攬所致是以將田正泰照過
失殺定擬惟是刀本殺人之具該犯冒昧將刀
尖向後不顧身後有人以致誤戳苑成左脇殞
命雖無鬪毆之情寔有掙扎之迹實與耳目思
慮之律註未符遍查律例並無因自戕而誤殺

旁勸之條自應比照鬪殺間擬將田正泰依律擬絞等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督所題田正泰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既稱鬪殺情輕之案核其情節應入秋審緩決可矜如有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該督撫查取各結聲明具題法司隨案核覆准其留養等語今田正泰因持刀自戕被苑成從背後抱住奪刀該犯身往前掙苑成用力往

後一搏以致刀尖誤戳苑成左脇身死傷由誤
戳死出不虞秋審應入緩決之案該犯有祖母
田唐氏現年八十歲該犯父母早故並無伯叔
兄弟家無次丁而被殺之苑成並非獨子取有
地隣人等甘結核與留養之例相符相應附疏
陳明聽候部議等語查田正泰持刀自戕被苑
成抱勸奪刀該犯身往前拚苑成往後力搏以
致刀尖誤戳苑成左脇斃命金刃一傷究由自
戕誤中與實在鬪殺者有間秋審應入緩決之

案既據該督查明該犯親老丁單取結送部行
與隨本聲請留養之例相符相應照例聲明恭
候

欽定倘蒙

聖恩准其留養

臣

部行文該督將該犯照例枷號兩

個月滿日折責發落准留養親仍在該犯名下

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收領以資塋葬等

因嘉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題二十四日奉

旨田正泰着照例枷責准留養親餘依議欽此

河南司

一起爲票明事會看得張彥與杜雲芝妻王氏索
討賭錢穢置致氏氣忿縊死並杜雲目扶身死
一案據河南巡撫穆 疏稱緣張彥與杜雲生
隣素識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張彥在街
上撞見杜雲李有全彼此閑談張彥起意跌錢
賭博杜雲等允從拾取溪邊小石子作籌其跌
杜雲輸欠張彥錢四百五十文李有全並無輸
贏張彥令杜雲回歸取錢杜雲之父杜秉友查

知欲行送究杜雲懼罪潛逃杜秉友往向張彥
理論張彥不服爭吵而散三月二十三日上午
張彥乏錢使用仍至杜雲家索討賭欠杜雲之
妻杜王氏以伊夫日久不歸欲令張彥我尋不
肯還錢張彥卽以無錢清還將氏抵兌之言信
口穢辱杜王氏不依哭罵欲與拼命經隣佑張
全等勸散詎杜王氏氣忿莫釋卽于下午乘間
自縊殞命報驗緝拿杜雲季有全未獲二十九
日早杜雲回歸因妻死悲痛又恐到官問罪悔

被張彥誘賭致令家破人亡輒萌短見卽於是
日上午在房內用剃刀自抹咽喉身死報州驗
詳飭審茲據審擬詳報覆核無異查張彥糾令
杜雲賭博輸錢前從索討與杜雲之妻王氏爭
吵穢詈致氏氣忿自縊身死杜雲悔被張彥哄
誘以致家破人亡因而自戕是杜雲夫婦二人
之死全爲張彥一人誘賭索錢所致情節甚爲
可惡自應照例加等問擬張彥除賭博輕罪不
議外應於依因他事與婦女角口彼此詈罵婦

女一聞穢語氣忿輕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上加一等發附近充軍杜王氏附請

旌表等因具

題前來 查例載婦女因人誘語戲謔羞忿自盡
之案如係並無他故輒以戲言觀面相狎者卽
照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例擬絞監候其因
他事與婦女角口彼此置罵婦女一聞穢語氣
忿輕生以及並未與婦女觀面相謔止與其夫
及親屬互相戲謔婦女聽聞穢語羞忿自盡者

仍照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因事威逼人致死
一家二命者發近充軍又豪強兇惡之徒恃財
倚勢因事威逼挾制窘辱平民冤苦無申情
極自盡致死一家二命者擬絞監候如無前項
情節仍照例擬軍各等語是語言戲謔婦女羞
忿自盡之案是否與婦女覲回相狎抑或婦女
僅止耳聞必須須臾訊明確而致斃二命之案尤
宜究明倚強恃勢挾制窘辱之情按例分別定
擬庶民命不致冤抑而罪犯斯無枉縱此案該

撫疏稱張彥前往杜雲家索討賭欠其時杜雲因惧伊父杜秉友送究先經潛逃日久未歸伊妻杜王氏欲令張彥我尋不肯還錢張彥卽以無錢情還將該氏抵兌之言信口穢辱該氏不依哭罵欲與拚命經隣佑張金等勸散杜王氏氣忿旋即自縊殞命嗣杜雲回歸因妻死悲痛又恐到官問罪悔被張彥誘賭致令家破人亡亦卽自刎身死該撫將張彥依因事與婦女角口婦女一聞穢語氣忿輕生擬流例加一等發

附近充軍等因臣部詳核案情張彥前往杜雲
家索討賭欠若使其夫與其翁俱各在家或其
時杜家尙有伯叔兄弟在旁張彥索欠未得將
氏抵兌之言尙可謂之穢語相罵而無圖姦之
心王氏聽聞穢語輒自輕生則照例擬流尙可
若使其時翁夫均各外出又旁無他人張彥卽
以將氏抵兌之言向氏穢辱王氏親聞惡語不
甚窘辱因而自盡卽應依覲面相狎照例擬經調
戲例擬以絞候今查閱全案供招據稱杜雲俱

父送究先經潛逃是其夫已不在家又稱隣佑
張全等聽聞王氏哭罵前往勸散是其翁杜秉
友亦不在家而旁無他人可知當其時一男一
女當面戲侮明係欺其家內無人藉索欠未償
之由爲挾制調姦之地乃該撫訊張彥之供似
乎僅止穢罵並無他意已屬疎漏況其夫杜雲
因妻死悲痛悔被張彥誘賄致令家破人亡亦
卽勿死杜雲之死雖屬自戕而推其拚命之由
則因該犯之羞辱所致更應究其豪強兇惡之

情今據所取張彥之供則稱提到屍場候驗纔
曉得杜雲自刎身死亦似杜雲之死出於意外
與伊無干尤屬草率乃該撫遽將張彥照婦人
一聞穢語氣忿輕生之例擬以滿流又因致死
二命加一等發附近充軍名為加重實未究明
該犯之與王氏覲面穢辱是誠何心杜雲之死
究由何故則該犯之供詞尙有遁情而定擬之
罪名卽未之協案關生死出入臣部未便覆覆
應令另委賢員查照指駁情節訊取該犯切實

供詞照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行文該撫去後茲據陞任河撫阿 疏稱接准部駁當經行司飭提犯証來省檄委署開封府剛柱等督同祥符縣耿育仁等提集犯証查照指駁情節會同研訊知奉駁張彥前往杜雲家索討賭欠若使其夫與其翁俱各在家或其時杜家尚有伯叔兄弟在旁張彥索欠未得將氏抵兌之言尙可謂之穢語相罵而無圖姦之心王氏聽聞穢語輒自輕生則

照例擬流尚可若使其時翁夫均各外出又旁
無他人張彥卽以將氏抵兌之言向氏穢辱王
氏親聞惡語不甘寤辱因而自盡卽應依覲面
相狎照但經調戲例擬以絞候今杜雲俱父送
究先經潛逃是其夫已不在家隣佑張金等聽
聞王氏哭罵前往勸散是其夫杜秉友亦不在
家而旁無他人可知當其時一男一女當面戲
侮明係欺其家內無人稽索欠無償之由爲挾
制調姦之地乃所訊張彥之供似乎僅止穢罵

並無他意已屬疎漏等因一節訊據張彥供稱
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該犯與杜雲跌錢賭博
杜雲輸欠錢爰被其父杜秉友查知欲行送究
杜雲畏罪潛逃至三月二十三日該犯因之錢
使用計料杜雲已歸遂至其家門首索討杜雲
之妻王氏出院吵嚷聲言伊夫日久未回正要
該犯尋我無錢給還該犯心疑杜雲業已回家
不肯還錢指使伊妻山頭抵賴一時氣忿遂以
無錢償還將氏抵兌之言大聲穢罵王氏不依

哭罵欲行拚命經隣佑張全等勸散詎王氏氣忿莫釋投環殞命實係止圖索錢氣忿穢辱妻無挾制調姦情事盾訊屍父杜秉友供稱張彥穢置王氏之時伊因年老困倦睡在房內未曾日擊都係耳聞王氏哭罵拚命伊亦出而理論其時張彥亦被勸散等情並據隣佑張全等供亦相符查張彥往杜雲家門首索討賭錢杜雲之妻王氏立在院內逼令我尋其張彥心疑杜雲在家故令王氏出頭抵賴一時氣忿大聲穢

罵其時杜雲友睡在房內亦曾聽聞供吐碑鑒其非挾制調竊事屬可信又秦駁杜雲因妻死悲痛悔被張彥誘賄致令家破人亡亦卽刎死杜雲之死雖屬自戕而推其拚命之山則因該犯之箠辱所致更應究其豪強兇惡之情今據所取張彥之供則稱提到屍場候驗纔曉得杜雲自刎身死亦是杜雲之死出於意外與伊無干尤屬草率等因一節訊據張彥供稱杜王氏自縊後杜秉友報官研訊於二十五日將伊收

禁杜雲何日回家如何自刎本屬不知嗣於四月初一日提到屍場候驗始知杜雲於三月二十九日回家因悲痛其妻又恐到官問罪悔被哄誘以致家破人亡自抹身死伊本係窮民與杜雲家道年力均屬不相上下本無財勢可以倚恃即跌錢賭博均係各人情願並非局誘其後杜雲實由悔懼輕生非伊箠辱所致等情質之杜秉反供亦相符查張彥索討賄錢止於倚日穢冒並無豪強兇惡之情其後杜雲悔懼自

戕已在張彥收禁以後其非該犯窘辱所致亦屬可信又奉駁張彥照婦人一聞穢語氣忿輕生之例擬以滿流又因致死二命加一等發附近充軍名爲加重實未究明該犯與王氏覲面穢辱是誠何心杜雪之死究由何故則該犯之供詞尙有遁情而定擬之罪名卽未允協等因一節查張彥往杜雪家索討賭錢杜王氏斥令我尋其夫無錢還給該犯卽以將氏抵父之言信口穢罵致氏氣忿投繯據供並非有心調戲

是起衅由於索錢穢言出於口角而杜雲之死
確係畏懼輕生並不因張彥蒼辱所致是以該
州原擬將張彥照穢語輕生本例擬流因涉及
二命情節較重援例加等擬以附近充軍第查
穢語輕生之例係指他事與婦女口角彼此詈
罵忿不擇言語涉穢褻者而言今張彥跌錢賭
博本係犯法之事杜雲賄輸負欠並非應索之
錢而杜王氏令其我尋伊夫亦迥非詈罵可比
乃該犯因其無錢還債輒以將氏抵兌之言向

氏觀面穢辱其時王氏翁夫俱未見而旁無他人王氏親聞惡語不甘窘辱因而自盡較之詈罵穢語輕生之例情事不同誠知部駁卽應以觀面相狎照但經調戲例擬以絞候前擬滿流加等誠未允協將張彥改依觀面相狎本婦羞忿自盡例擬絞候等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張彥應改依婦女

因人褻語戲謔羞忿自盡之案如係觀面相狎者卽照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擬絞監候例

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前撫原疏內稱地保李
得金失察賭博應革役照總甲失於查察例管
五十折責二十板杜雲所欠張彥賭錢係屬虛
賬且已身死應毋庸議賭犯李有全獲日另結
無干省釋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逸犯李
有全應令該撫飭緝務獲審擬另結再該前撫
原疏內稱杜王氏因被張彥穢詈捐軀明志節
烈可嘉應請

旌表以維風化等語查定例凡婦女因人調戲羞忿

自書著

旌表其以出言執狎捐軀明志者比昭因人調戲之
例准其

旌表令杜王氏因被張彥穢言捐軀明志洵屬節烈
應照例准其

旌表俟命下之日行令該撫轉飭該地方官給銀三
十兩聽本家自行建坊其該州節孝祠內設牌
之處照定例遵行再該前撫原疏內稱此案並
無賭具所有失察賭博職名又職係汝州知州

王彞象武職係駐防汝邾登左哨千總韓雲熊
相應 併開報等語吏部查定例官員失察賭
博每事罰俸一個月又定例承審官如原擬重
流人犯部駁改爲斬絞候者將府州縣官降一
級調用應將夫察賭博之汝州知州王彞象照
例罰俸一個月再查此案該犯張彥原擬軍罪
經部駁改爲絞候其原擬錯謾之處應行議處
應將汝州知州王彞象照例降一級調用咨送
吏司查議兵部查失察賭博之千總韓雲熊已

經勒秋應毋庸議等因乾隆六十年八月二十四日題二十七日奉

旨張彥依擬應著監候秋後處去餘依議欽此

直隸司

刑部爲稟報事暫署直隸總督熊題可事等
因嘉慶六年七月二十日題八月二十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欽遵本部會同院寺會看
得肥鄉縣民人孫好仁等用石塊毆傷孫建成
抽風身死一案據暫署直隸總督熊疏稱緣

孫好仁籍隸肥鄉縣與孫建成同姓不宗一村
居住素好無嫌嘉慶五年三月初三日孫好仁
因無錢便用托孫建成將皮襖當得大錢二千

一百五十文孫建成僅給孫好仁大錢五百文
其餘錢文孫建成挪用約俟遲日償還孫好仁
因係相好應允追後孫好仁屢索無償是年十
月二十七日孫好仁與孫得祿進城趕集行至
村東適與孫建成撞遇向索前欠孫建成仍以
無錢回覆孫好仁村斤逼討孫建成嗔其權逼
混罵孫好仁氣忿揪住孫建成髮辮欲毆孫得
祿上前勸解孫建成疑係袒護一併混罵孫好
仁將孫建成扳倒地上喝令孫得祿毆打孫得

祿卽在地拾取石塊毆傷孫建成右脇肋骨碎
並右腳裡外踝骨折歇手孫建成益肆辱
罵孫好仁卽令孫得祿按住孫建成上身接過
石塊毆傷孫建成左腳裡外踝致裡脚腓骨折
孫得祿見孫建成傷重當卽勸阻各散報縣驗
傷訊供取具調治詎孫建成因左脚踝傷處進
風潰治不痊延至十一月十四日早殞命報驗
訊詳屢審供認不諱詰無挾嫌有心致死情事
查孫建成破孫好仁孫得祿共毆各傷孫得祿

所毆右膝肋右腳裡外踝至骨碎骨折而孫好
仁所毆左腳裡腓亦經骨折孫好仁始則喝令
孫得祿毆打繼又用石塊毆傷其左腳裡外踝
致有骨折該犯係原謀自應以孫好仁擬抵孫
建成雖死係因風箒傷至骨折應按律問擬將
孫好仁依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 查審理命案必情罪相符斯援引適當
此案孫好仁因與孫得祿進城趕集適途遇欠
錢之孫建成自其逼討孫建成嗔其催迫混罵

孫好仁氣忿揪辨欲毆孫得祿向勸一併被毆
孫好仁將孫建成扳倒地上喝令孫得祿毆打
孫得祿卽拾石毆傷孫建成右臙肋等處孫好
仁接過石塊毆傷孫建成左腳裡外踝致裡腳
踝骨折越日抽風殞命該督以孫好仁始則喝
令孫得祿毆打繼復用石塊其右腳裡外踝致
有骨折將孫好仁依原共毆律擬絞等因查孫
好仁旣係喝令則當傷必有威力主使之情卽
不得謂之原謀如係原謀則先期亦必有預謀

糾毆之情又係待當場喝令今該督未經審訊
確情輒以喝令供詞牽引原謀定擬案情例義
均未允協臣部礙難率復應令該督另委賢員
虛衷研鞠務得衅起致死實情按律妥擬具題
到日再議等因嘉慶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題十
四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等因題駁去後茲據該署督
熊 疏稱緣孫好仁與同姓不宗之孫建成素
好無嫌嘉慶五年三月間孫好仁將皮衣一件

託孫建成當得大錢一千一百五十文孫建成
僅給大錢五百文其餘錢文孫建成挪用屢索
無償是年十月二十七日早孫好仁與孫得祿
進城趕集途遇孫建成向索前欠孫建成以無
錢回覆孫好仁心生氣忿將孫建成髮揪住
欲毆時孫得祿上前勸解孫建成疑係幫護一
併混罵孫好仁見孫得祿氣忿欲毆卽順口囑
令毆打孫得祿隨拾石毆傷其右脇肋并裡外
脚踝處所孫建成牽及孫好仁等祖先益肆辱

罵孫好仁接過孫得祿石塊毆傷其左腳裡外
踝經孫得祿拉勸放手孫建成延至十一月十
四日早抽風殞命訊無挾嫌謀毆有心致死情
事訊之孫得祿因拉勸被毆不甘適孫好仁喝
令毆打卽拾石向毆實因孫好仁喝令主使始
行毆打所致反覆究詰矢口不移查孫好仁因
偕孫得祿進城趕集途遇孫建成向其索欠無
償反被辱罵致相揪毆並非先期預謀不得以
原謀科斷自應改以威力主使問擬將孫好仁

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 應如該督所題孫好仁合依威力主使
毆打人致死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
既稱孫得祿輒敢聽從孫好仁用石毆傷孫建
成右肱肋并裡外脚踝傷至骨折未便以餘人
問擬合依折跌人肢體律杖一百徒三年至配
所折責四十板孫建成當孫得祿解勸之時輒
行詈罵大千律擬業已身死應毋庸議無干省
釋等語均應如該督所題完結等因嘉慶七年

九月十五日題十九日奉

旨孫好仁依議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直隸司

一起爲遵

旨詳悉妥擬具奏事內閣抄出直隸總督胡 奏稱
竊照濟爾哈朗圖看守

行宮千總李璽拿獲竊取簾刷等物賊犯張猛等
一案前經熱河總管姚良等訊供繕摺具

奏于摺內聲明將該犯交熱河道慶章等就近嚴

審照例辦理該道發交承德府審訊由臬司審

擬詳勘前來臣隨提犯鞠訊緣張猛與宋承德

均係熱河正白旗包衣閑散張猛於乾隆四十
八年在熱河充當差五十年因悞差革退宋
永德于乾隆四十七年在熱河挑差當兵被車
將腿軋傷旋即告退該犯等在各處種地度日
素相熟識嘉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宋永德行
至十二腦海與張猛撞遇一路同行七月初九
日偕至濟爾哈朗圖地方因無處覓二名道貧
難張猛起意偷竊宋永德允從卽于是日張猛
在途拾獲木叉一根與宋永德同至

行宮西北牆外脚踏木叉先後爬牆進內行至堆
房門首張猛見屋內無人竊出千總棉袄銅鍋
等物又至

大殿張猛揭去封條宋永德擰落扇戍推開隔扇進
內張猛取青緞簾刷二個黃綢空單一個宋永
德亦竊取簾刷四個聞有人聲擣賊仍由原路
先後越出將所竊物件擣越高梁地內藏放旋
經該處兵丁拏獲稟送熱河總管訊供

奏交熱河道發承德府審擬由司招解到

臣臣覆

加嚴審供認前情不諱詰無窩夥別情將張猛
宋永德擬斬立決等因嘉慶四年十二月初四

日奉

旨胡奎堂奏張猛等在濟爾哈朗圖行宮偷竊簾刷空
單等物請照盜府財物乘輿服御物者不分首
從俱擬斬立決之例將張猛宋永德俱應斬立決
等語殊屬過當著如大內及圓明園避暑山莊靜
寄山莊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西苑南苑等處自
當按此律辦理至濟爾哈朗圖行宮距京甚遠但

非大內可比且較之歲時臨幸之園亭等處亦有不同況所竊簾刷等物亦非乘輿服御之件若概問擬斬決假如大內等處物件者其罪又何以加且各省行宮甚多又豈得盡照大內之例辦理乎嗣後遇有此等偷竊之犯較偷竊衙署者固應加等問擬但竟按照盜內府財物之律不分首從定以斬決未免無所區別所有張猛宋承德二犯應行改擬罪名及此後遇有偷竊行宮犯案應如何定擬之處俱著刑部詳悉妥議具奏摺併發欽此

仰見我

皇上明慎用刑無微不至于懲創之中仍寓持平之意臣等不勝欽佩之至查律載盜內府財物者皆斬又例載偷竊衙署服物不論賍數次數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分別首從定擬各等語誠以

內府禁地守禦森嚴鼠竊匪徒胆敢偷盜不法已極是以定例不分首從皆斬至于偷竊外省各處

行宮並無分晰定擬明文誠如

聖諭各省

行宮究非

大內及歲時

臨幸之園亭可比若悉照偷竊內府財物律概予駢
誅未免無所區別惟

行宮爲

巡幸駐蹕之所官役守禦禁令甚嚴究與衙署不同
凡犯竊盜

行宮財物者自應加等問擬臣等公同酌擬請嗣
後除偷竊

大內及

圓明園避暑山庄靜寄山莊清漪園靜明園靜宜
園西苑南苑等處乘輿服御物者仍照本律辦
理外至偷竊各省

行宮乘輿服物爲首擬絞監候爲從者發重責兩
廣極邊烟瘴充軍其偷竊

翠華臨幸之時有犯偷竊